

啞巴孀、勝子奶奶、太田智惠子

灣生教會我的一句話：

痛過嗎？有一種痛哭不出來！有一種傷連說話都累！
如果再多解釋都是錯，沉默等待時間替你說話，等待老天爺給你公平。

一 九九二年七月八日，位在高雄岡山*靜謐巷弄內的一間普通民宅裡，不知何故湧來電視媒體與攜老扶幼的圍觀人潮。引起這陣不尋常騷動的原因，是一位約莫六十

歲出頭、穿著傳統和服的婦人以及她身邊跟著一位十六歲的少女來訪。陌生的臉孔、突如其來的造訪，讓原本寧靜的小鎮沸騰起來，居民們不約而同紛紛前往這戶人家聚集。

「みき久しぶり。元氣？」（美紀，好久不見，好嗎？）田中櫻代激動地向前與美紀相擁。不可思議的事，就在此時發生了。

這一別已過四十五年，美紀終於開口說話，她用生疏的日語回答眼眶泛紅的櫻代說：「ここ数年、お元気ですか？大変でしたよね。」（這些年，妳好嗎？一定很辛苦吧！）

「この数年、お元氣ですか？大変でしたよね。」（這些年，妳好嗎？一定很辛苦吧！）

一旁圍觀的父老鄉親因為美紀突如其來的開口說話，全被嚇得目瞪口呆，一致認為眼前所見不是事實。這實在是太難以置信了！相識四十五年的啞巴孀居然會開口說話；尤其是她的兒子、媳婦和孫兒們，更是一個個睜大了眼。

由於當年匆忙撤臺的記憶實在太痛，美紀奶奶與櫻代奶奶兩人均不願想起、更不願提起。印象中依稀記得美紀奶奶帶著電視媒體記者到後院，將深埋在地底下的物品挖出——原來是一個陳舊的陶缸，打開裡頭只有一個布包；布包裡包著兩件和服以及一襲單薄的被褥，還有當年一千日圓和幾件簡單的生活用品。

美紀奶奶強忍著淚水，娓娓道出那一年發生的事……。

「那是一個驚惶失措的夜！家人知道遣返回日本的日子肯定是千辛萬苦的，於是想起佃農家有個十六歲的男子與我十九歲的年紀相距不遠，便趁著黑夜把家中值錢的東西打包，連同不知情的我，一起連夜帶到一個我從未去過的房子。在沒開燈的屋子裡，他們告訴我他是我的先生！

這一位我初次見面的臺灣男子，連話都沒交談過，樣子也沒看過，就這樣成為了我的

先生！我沒法子拒絕，因為這是我的命。

在我的父母和弟弟要被遣返回日的那個星期，他們雖然惦念著我，卻不敢來看我；而我要再看他們一眼卻也出不得門，只因為怕被發現有日人逃離沒回去……。

那一天他們就要離開了，我想送行，真的很想，可是我不行，因為我的身分是躲藏者，我不能讓我的夫家受牽連；而我的家人也沒趕來辭行，即便他們同我一樣心中萬分不捨，可是都必須忍下來、努力地活下來，才能等待重逢。

二十多年以來，夫家一直默默幫我尋找回到日本的家人，可是不管怎麼也尋不得消息。為了不讓別人聽出我的口音，索性就不開口成了啞巴……。

之後日本經濟好轉、開放出國觀光，日本人終於可以回來了。我和先生與公公在回來的日本人群中尋找家人的身影，卻一無所獲。透過日本朋友協尋，得到的消息卻是：我的父母和弟弟坐上歸鄉的船隻，在航行中誤觸水雷，船炸沈了，一家人來不及回到日本……。

那一晚驚惶失措的夜，美紀奶奶說她至今仍清楚地記著，咬牙忍著努力活下來，就只為了等待重逢，可是萬萬沒想到那一夜卻成了與家人最後的道別……。

以上是我高中時隨著奶奶田中櫻代一起去拜訪「灣妻」*美紀奶奶的記憶，當時高中生的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對於這場相聚總覺得太離奇。直到自己開始為灣生記錄，遇上了花蓮灣妻林勝子奶奶的過去，我才全盤了解「灣妻」的意思。

勝子奶奶，一九二二年出生，日本人。她在日本戰敗前嫁給了花蓮的臺灣人，當一九四六年日本人要被遣返時，她正懷著第二個孩子。由於她的先生害怕她隨家人回到日本，於是將她關起來，禁止她到花蓮港送行，而這一別便與家人無任何聯繫了……。

家人離開後，勝子奶奶身邊都沒有日本人，為了讓先生安心，她幾乎是深入簡出，只能把思念藏在心底，連話都沒敢道出口，所有情緒都自己受著、挨著、忍著！兩年後終於盼得日本家人捎來了信息，原本收到這封信的勝子奶奶應是欣喜若狂的，因為期待終究得到了回應，但拆開信之後卻是父親亡故的消息。那時臺日之間的情況非常緊繃，勝子奶奶根本無法赴日送父親最後一程，不久之後政府更頒布戒嚴令，讓這好不容易才搭上的聯繫斷了線，一斷就是二十五年。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的分離，是情非得已、是無可奈何，更是天人永隔、兩地哀怨人生的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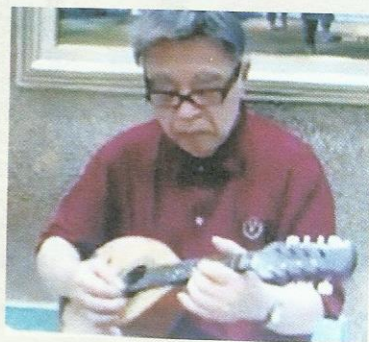
◆ 啞巴孀年輕時在臺灣所拍的照片（前排右一）。（圖片提供／田中實加）



◆ 灣妻林勝子。（圖片提供／田中實加）



◆ 繪畫、音樂樣樣通的太田健先生。（圖片提供／田中實加）



◆ 太田健彈奏母親太田智惠子生前最常彈的曲子。（圖片提供／田中實加）

關於「灣妻」，除了上述隱姓埋名留在臺灣，還有一個強行被帶走的悲慘故事。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位於臺北市忠孝東路一間美術教室裡，一位臉書上的朋友王建，也叫太田建，是在臺灣出生的日本人，告訴了我有關他母親的故事。

「我的父親是臺灣人，年輕時到日本東京讀佛學，是寺廟裡服務的法師；我的母親在那時嫁給了父親。至於我們四個小孩，則是回到臺灣才出生的，住在高雄鳳山，起初一家人都跟著母親姓太田，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改為臺灣名……。」

我的母親原是醫護士，因聽說二戰結束時三百名沖繩的醫護士在神風特攻隊訓練所的崖上集體跳海自盡，她的好友也在自殺名單之中，因此很是傷心；加上母親不願意改名，又怕被送回日本，於是曾經一度也要帶著我們四個小孩跳海自盡。我們一直哭求著母親，可是母親說如果沒有一起死，就會被分開了；在我們不斷哭求下，告訴母親一定有方法可解決，才讓她回心轉意。於是從那日起，她為了躲避被國民軍查到有日本女人沒引揚回日，每天都喬裝成臺灣農婦到高雄的大坪頂與一群農婦耕作……。

就這樣戰戰兢兢的過日子，直到一九五二年二月五日那天，一早吃早餐時，幾個軍人

無預警地進來將母親帶走了。我永遠記得母親被拖上軍車強行帶走的情景——她伸出手來一直喊著我們四個小孩的名字，要我們跟上；我們一直在後面追著軍車、叫著母親，卻被槍桿攔下來。原來父親已把他自己和我們四個小孩全改成臺灣姓名，只有母親依然叫做太田智惠子，所以她非走不可！

被強制遣送離開、狼狽回到日本的母親因無法再回來臺灣，只好在日本到處尋找把小孩帶回日本的方法，甚至找過紅十字會協助，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的《每日新聞》報紙還刊登著我們的照片，可是依然無所獲。就這樣，在接下來的日子裡，父親到臺南寺廟裡當法師，而我們四個小孩則過著需靠自己半工半讀求生存的日子；直到我考上雄中，需要辦理入學手續才由村長協助申辦臺灣的身分證。但過不了多久，就讀高中的妹妹卻自殺了，她在日記裡寫著：『如果月亮是面鏡子，我就可以看見媽媽；如果沒有太平洋，用走的我也要走到日本找到媽媽……』原來妹妹努力工作存錢，依然無法買到前往日本的機票，她覺得人生最大的希望破滅了，於是用死來結束等待的人生。

在我三十歲時，一日看見報紙刊登大同公司徵求前往日本工作人員的啟事，於是我寧可放棄教師的工作，說什麼也要一試；我流利的日語讓我如願地得到這份工作，因此才有機會在十八年後再見到母親。當母親再與我們三個小孩相聚時，她用盡一生所有積蓄四處託人，為我們一個個恢復日本國籍，甚至包含已故的妹妹，只為了完成母親她十八

有機會在十八年後再見到母親。當母親再與我們三個小孩相聚時，她用盡一生所有積蓄四處託人，為我們一個個恢復日本國籍，甚至包含已故的妹妹，只為了完成母親她十八年來想與孩子重逢、希望小孩再恢復日本戶籍的心願……。因為母親說：『就是這個信念，我一定要和我的孩子團聚，支撐著我一個人的的人生！』」太田先生說。

自從那年之後，太田先生不管人在哪裡，每年都會回到日本上野看母親太田智惠子，並給她三十萬日圓作為紅包，直到母親去世時，母親留了一個存摺，裡頭的金額總共有六百萬日圓，那是母親每年將三十萬日圓存入的金額。太田先生說原來這就是她母親所說的：「把和孩子失去的存回來，就一點也不在乎失去了……。」

* 臺灣許多地方過去有日本移民大舉定居的移民村或聚落，其地名大都以日本當地遷移至該地人數多者作為地名的由來。如：高雄岡山，當時住在此地的日本移民多來自日本岡山縣岡山市；高雄的美濃與日本岐阜縣的美濃不只發音相同，更同是做紙與紙傘的地方。

* 嫁給臺灣人的日本女人，稱為「灣妻」。